厝边话仙

马鞍山巷“读”墙

□杨布泽

说起马鞍山巷,一些本地人都不太熟悉。其实它是县后街的一条支巷,只有两个出入口,长度不足百米,平时巷里往来的人,大多数是本地住户。这条巷子虽地处闹市区,却远离喧嚣,称得上是城市里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一位老住户曾告诉我,因为巷口连接的地势高且形似马鞍,被本地人称为“马鞍山”,小巷才得名“马鞍山巷”。我年少时要好的同学就住在这条巷子里,平时常去她家玩,时间一长,我也对巷中的景物很熟悉。比如从巷口往里走四十步左右,能看见一尊古朴的狮形石敢当,它的身体尾部被砌进墙内,两只前足稳稳地撑在地上,一对吊梢大眼和朝天的鼻孔构成一副高傲的姿态。这尊石敢当的双眼一直望着巷口,看起来就像盼着谁的到来,很是特别。过去以石敢当为起点,我和同学还尝试用脚步“丈量”小巷,想看看从这里走到马鞍山需要多少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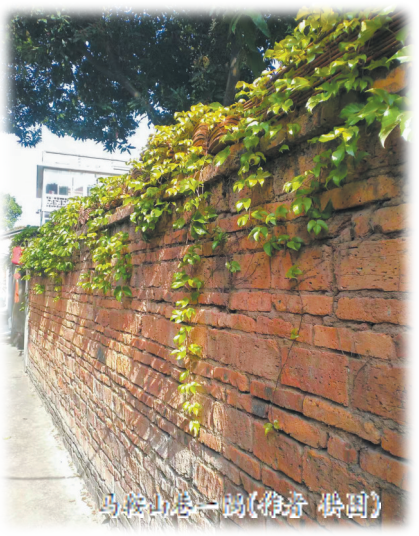
马鞍山巷中的景致都别有一番韵味,其中各种造型的围墙,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当中不少围墙是用长条石砌成,这种石料也被闽南人俗称“板平石”,可以用来搭建厝顶。因为价格比短条石贵得多,以前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,建房子才会用“板平石”砌墙。这些围墙上爬满了薜荔藤,一年四季生机盎然,每逢夏秋之交,薜荔藤叶间还会冒出一个个像秤砣的果实,闽南话叫做“凭抛”。过去一到果实成熟期,我和同学经常结伴去采摘,要是摘下的果实捏下去是空心的,就是“公果”,只能扔掉。运气好的话,摘到硬实的“母果”,掰开后能瞧见厚实的黄色果肉,肉里还有芝麻粒大小的种子,可以拿来做成凉粉,很是美味。

巷中一些围墙的底部由方正的石块和红砖砌成,形成“砖石相交”的镂空样式,不仅看起来别致,还能让院墙具备很好的通风效果。想象一下,炎热的夏夜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,微风穿过镂空的院墙吹到身上,是多么的舒服。

这里还有一堵花岗岩石头搭配水泥镂空花窗砌成的围墙,上面种着不少炮仗花。每年春季,炮仗花如期绽放,从远处看仿佛一道橙黄色的瀑布从墙顶倾泻而下。我过去喜欢站在花墙下,伸手轻轻捏住炮仗花的筒状花冠,把它当做“扩音器”放在耳边听周围的动静。有时,我还偷偷扯下几片炮仗花的花瓣,把它们放进嘴里轻吸几口,即使尝不到什么味道,仍很开心。把墙根上的花摘下来当玩具,也是那时在巷子里玩耍的孩子们常做的事。

在我眼中马鞍山巷内最美的围墙,是精致的“出砖入石”墙和粗粝的夯土墙的结合,看起来不奇怪,还有种别样的美感。其中夯土墙面用的材料除了瓦砾土渣,也有牡蛎壳、贝壳和沙子等。为何夯土墙里有牡蛎壳和贝壳?这是我儿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直到听住在这里的一位阿嬷说起,我才知用这些材料建墙,目的和海边搭建蚵壳厝是相似的,都是为了加固墙面。

长大后,我外出求学,很少再踏进马鞍山巷。没想到我后来工作的学校整体搬迁,后门竟对着马鞍山巷的巷口,于是我不时就会带着学生去这条窄窄的巷子走走,脑海中曾经淡去的记忆也逐渐变


马鞍山巷一隅(杨泽 供图)

得清晰,我有时跟学生们说儿时用脚“丈量”小巷、摘“凭抛”的趣事,有时也讲镂空墙透风的巧思、夯土墙里藏的特殊材料,试着带他们从墙上“读”懂巷子的旧时光,也把这些旧墙当成最生动的课本。

幸福讲义

花来花往

□庄琼珍

我喜欢看自家阳台开满各种花,平时坐在一旁喝茶看书,就像置身微型花园中,总有种岁月安好的感觉。

我经常从网上或花市购买盆栽花,但在季节感不强的泉州,不时陡增的气温很容易让这些花变得短命。尤其是漂亮又娇生惯养的绣球、沙漠玫瑰或香水百合,每次买回来养,都不如鲜插花的寿命长。

于是每隔一两个月,我家阳台上的花卉们都得进行一轮“淘汰赛”。最后花卉所剩无几,花盆倒是空出好几个。目睹不少花儿的盛开与枯萎,我的心情随之起起伏伏。有时面对一些花卉的突然衰败,我还会觉得束手无策。

(CFP 图)

想起之前读亦舒写倪匡喜欢侍弄花草,说有次看见他家养的植物、花卉都长得生机勃勃,好奇询问:“你家的盆栽花卉养得那么好,有什么秘诀吗?”倪匡听后笑答:“其实很简单,无非就是坏的丢掉,再买新的。”

的确,养过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,那就是养花要放下执念,毕竟花儿的生长自有规律,无论你对它付出多少心思和精力,它仍会“逃”出我们的掌控,抑或自顾放纵生长,抑或悄无声息死掉。

亲戚家在半山腰的别墅区,因为空气好,还望得见远山,大露台上也种满各种花卉绿植,有多肉、百合花、长寿花,还有柠檬树和爬满篱笆的青藤。亲戚是养花能手,知道我喜欢花,不时会送来几盆开得正盛的花当礼物。古语云: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隔三岔五从亲戚家拿花来养,我也会回赠一些,不过大多数是一些快要枯萎的花,主要目的是想请亲戚帮忙“抢救”一下,让花儿重拾生机。

久而久之,我家阳台上的花卉品种变得愈加丰富,有气味清新的薄荷、四季常绿的兰草、朝谢暮开的紫茉莉,也有郁郁葱葱的“金钻”、爬满阳台栏杆的球兰花、花香浓郁的茉莉花,还有不同颜色的长寿花和苍翠欲滴的绿萝。有时候花期到了,不同品种的花儿一起盛开,我在自家阳台就能欣赏一场盛大的花事,可谓是“此处一小片阳台,眼前却是一大片天”。

今年阳台上的球兰花又开时,夜里的灯光照亮一朵朵伞形的花冠,让人感觉犹如一群可爱的孩子趴在窗台,与我微笑对视。这是我和亲戚“以花换花”得来的新品种,坐在阳台上看着它们肆意绽放,我的内心总是充满喜悦。花来花往,我想生活中的一些美好,或许也是在这些花草植物中流动的。

百姓纪事

锅边烟火

□倪怡方

铁锅里的油烧得嗞嗞作响,海蛎干和花菜应声撒入,一股浓郁的咸香随即弥漫整个厨房。估摸着时间,再把肥白而糯软的白粿加入,拌炒后盛入盘中,就是我最爱的主食了。

炒白粿不难做,现在随时都能吃到,但在我心中,它更像一位相伴多年的“老朋友”,许久不见,定会格外想念。我幼年时光是在福州度过的,当地菜市场售卖的白粿,经常出现在我的三餐碗碟中。后来随父母回泉州定居,外公怕我吃不习惯,每隔一段时间就从福州寄些白粿让我解馋。那些托人带来的白粿通常用油纸包裹,外面缠着细麻绳,绳上还夹着一张薄薄的纸片,上面是外公那端正而不失遒劲的字迹。拆开包裹,里面的白粿总带着微微的湿润凉意。

时光流逝,我渐渐长大,工作后去过不少地方,也尝过各种白粿的做法。比如有次去永春一都,吃了当地人做的蒸白粿,一口咬下满是竹子的清香。一次在莆田仙游,又尝了另一种白粿做法,那是把白粿切成薄片再烹煮,质地薄得能透光,口感却柔韧爽滑。然而,无论走到哪里,我的味蕾还是最惦记外公寄来的白粿,毕竟当中多了一份长辈的关切与惦念,是其他地方尝不到的滋味。

后来妻子开始掌勺,炒白粿也成为她的拿手菜。每次她都先把锅中的花菜炒软,将海蛎干的香气“逼”出,再把切片的白粿倒入锅中。待白粿炒得油亮焦黄,她还会撒一把切碎的蒜苗,为整锅食物增添一抹清新的翠色。出锅装盘,白粿如白玉般温润,花菜染着淡黄,海蛎干如琥珀点缀其间,青翠的蒜苗末星星点点,仿佛春意落入盘中。夹起一块送入口中,白粿软糯弹牙,花菜清甜,海蛎干咸鲜,蒜苗爽脆,数种滋味在口中交织缠绕,彼此衬托,和谐“共舞”。这盘中之物不是山珍海味,但在我眼中,却胜于任何佳肴,也更显珍贵。宴席上的金盘玉盏,往往一尝就忘了,反倒是一盘普通的炒白粿,因带着独属于家里的味道,总让人念念不忘。

这天逛菜市场,碰巧见店家把刚做好的白粿摆出来,我便买了一袋带回家。小孙子悄悄溜进厨房,小手敏捷地捏起一块尚有余温的白粿就往嘴里塞,一边嚼着,一边冲我嘻嘻笑。我佯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,脸上却忍不住露出笑意。

看着小孙子吃得满足的模样,我又想起小时候自己盼着吃炒白粿的心情,时光仿佛在这一口软糯里悄悄重叠了。灶膛火焰不熄,铁锅翻炒之声如歌,原来至深的滋味一直留在记忆中,也停泊于日常劳作的灶头边。那味道的源流,不在珍稀的食材里,而在于人的手掌与心意之间,纵使锅冷灶熄之后,那滋味仍会在舌根处留下回甘,盘底余香里也依旧飘浮着散不去的暖烟。我想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温热吐纳,能于平凡处炊煮着,也足以喂养我们需要抚慰的凡俗之心。

茶余饭后

加深印象

父亲教儿子写字,教到“天”字时,为了加深印象,父亲问儿子:“你头顶上是什么?”儿子想了想,回答道:“是头发。”父亲又问:“还有什么?”儿子接着说:“屋顶。”父亲生气地说:“除了屋顶呢?好好想想!”儿子沉默片刻,小声答道:“还有瓦片。”

健 忘

甲:“对于我这种喝水都长肉的易胖体质,有什么减肥的好方法吗?”

乙:“你不属于易胖体质。”

甲:“怎么可能?”

乙:“不过我能猜出你的体质。”

甲:“真的吗?快说说看。”

乙:“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吃了小笼包、麻辣烫、汉堡和奶茶,还觉得只是喝了点水就胖的‘健忘体质’。”

难以信服

一位患者找到医生看病,说他的右腿总是疼。医生检查后,说:“没什么大事,主要是您的年龄大了。”

患者不高兴地说:“这个结论并不能说服我。”医生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?”患者又说:“我的左腿和右腿年龄一样大,怎么左腿好好的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微观百态

修家电的老冯

□王洪武

一夜暴雨,我居住的一楼室内地面漫进了不少水。赶紧“排涝”后,发现家中的一些电器还是出了故障,我只得赶紧打电话求助家电维修师老冯。

认识老冯已经很多年了,家里不少电器没有淘汰,都是靠他精湛的手艺。与他相识是因为家中那台用了多年的全自动洗衣机,上面的电子屏坏了,打电话询问售后客服,回复是没法修,只能换个新的。但一个新的电子屏要花几百元,也不知能用多久,我当下犹豫不决,毕竟这台洗衣机已经用了很久,再花大价钱换新零件,实在有些浪费。

隔天,我无意间经过老冯的家电维修店,进店询问有没有洗衣机的电子屏可以更换。老冯听后想了想,说旧洗衣机换新的电子屏不划算,建议我不如把洗衣机改成半自动的,既能继续使用,还能省钱。说完老冯又补了一句:“过日子,能省则省嘛。”我听后大喜,立马请老冯上门改装。经他处理后,那台洗衣机不仅依旧好用,操作起来也很方便,只需按一个按钮就能启动洗衣服程序,还更省水了。“没想到只花了30块维修费,这台洗衣机又能多用几年。”每每跟亲朋好友提起这事,我定要再夸一次老冯的好手艺。

老冯修家电的技术很好,服务态度更是“田鸡唱歌——呱呱叫”。平日里他接待顾客,总是先细查家电的“病因”,再详告“治疗”方案,能修的零件,从不图省事随意换新的,尽量让顾客少花钱。老冯一向守承诺,答应什么时候能修好家电,即使吃不成饭、睡不成觉,也要准时交货。顾客们急着用的家电,他会先帮忙修理,一时修不好的,就借个备用的给顾客先用。久而久之,相邻几条街的单位、居民修家电都乐意找老冯,几处卖家电的商家还聘请他担任“特约维修员”。

话说回来,那天打完电话,过了一个小时,老冯才骑着电动车赶到我家。一进屋,他就跟我解释说:“抱歉,来迟了,昨天雨太大,不少人家里都进了水,家电也受损了,我一时修不过来。”一边说着,他一边打开我家的电冰箱,左查右修,半蹲着忙活了近两个小时才修好。起身后老冯匆匆收拾工具,说得赶去下一家。我问多少钱,他摆摆手,说按之前的维修价给就行。后来妻子回忆说见老冯还给冰箱换了个新配件,她用手机查了下价格,远超过我付的钱。我听后忙拿出手机,用微信给老冯转账,告诉他是补上的维修费。但过了一会儿,才收到他的一条回复:“不用补了,举手之劳,有家电需要修理,随时联系我。”

之后几次碰见老冯,我仍想把维修费的差价补上,都被他拒绝了。想来这就是为何城市里的店铺更替不断,老冯的维修店生意始终红火的原因。他总是用精湛手艺和热心肠,为邻里送去便利与温暖,也为大家传递着一份难得的诚信与温情。

每日佳句

所谓幸运,有时靠的是“笨鸟先飞”的执着,加上“愚公移山”的坚持。

东华糖渍萝卜甜

□留婉珍

东华村村民在田里拔萝卜(东华村 供图)

“还是这个味!”回乡的华侨施先生捏起块白亮的糖渍萝卜,凑近鼻尖轻嗅,感叹那股熟悉的气息,好似一下唤醒了几十年的记忆。

老先生咬下一口糖渍萝卜,酥脆的声响随即轻荡,我听着也像回到小时候,仿佛又看见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那时的她会把自家种的萝卜清洗干净,拿菜刀将之切成均匀的长条,随后整齐码进粗陶罐里,再撒入盐和糖。“腌透的萝卜才好吃。”母亲总是这样说。早年间,糖渍萝卜是本地人饭桌上的“常客”,一碗白粥配一碟糖渍萝卜,就能把肚子填饱。20世纪80年代,我外出求学,母亲也把装满糖渍萝卜的罐子塞进我的行囊,说“想家了就吃一口”。

未承想多年后,我会在东华村与带着乡愁滋味的糖渍萝卜重逢。跟着村干部往村西走,远眺可见大片的萝卜田在阳光下铺展开,刚拔出的萝卜堆成小丘,白胖又水灵。村民老施是种萝卜的能手,他手里掂着一个沉甸甸的萝卜,笑着对我说:“这沙地土层深,种出来的萝卜能比别处的甜上三分。”老施种萝卜已有18年,从最初的几分薄田,到如今租下800多亩地,他也见证了村里许多荒田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。

说话间,一辆货车稳稳停在田边,工人们手脚麻利地将萝卜往车上搬。“最近订单很多,村里的加工厂都忙不过来了。”听老施说,如今村里的加工厂换成了恒温腌制池,但腌萝卜还是用的老方子。正是这份不变的匠心,让东华村出品的糖渍萝卜不仅成为许多餐厅的“灵魂小菜”,还远销海外,获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。

沿着田埂往村中心走,脚下的柏油路平整开阔,路边的文伟公园内,挺拔的菩提树长得枝繁叶茂,树下几位老人正坐在石凳上喝茶,手里还拿着糖渍萝卜当茶配。“以前村里只有土路,一下雨就泥泞不堪,华侨们回乡得知这个情况就捐了钱,修了路,还建了公园。”听村干部说,现在的村里不仅修建了新路,也盖起整洁的菜市场,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。说话间,老施指着远处,对我说:“你看东华小学的新楼,红墙白窗多漂亮,孩子们在里头读书,声音响亮得能传到田埂上。”

我正看得入神,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乡音,转头一瞧,原来是在外地工作的小鸿回村了,手里还拎着好几罐糖渍萝卜。“每次回来都要带些回去,同事们都爱吃。”小鸿笑着跟我们一行人打招呼,聊天时一会儿感叹今年萝卜品相还是这么好,一会儿提起自己方才去公园逛了一圈,发现那棵菩提树的枝叶长得更茂实了,又夸说园里道路打扫得很干净,连片落叶都没见着。说着说着,小鸿不禁感慨道:“咱这村子真是越变越好喽。”

离开时,我再次回望那片萝卜田,忽然明白了糖渍萝卜中藏着的,其实不只是几代人的乡愁,还有华侨们跨越山海的牵挂。正是华侨们捐建的路,让这里的农产品得以顺利运出去,也让村民有了种好地的底气。而村民把荒地变良田的韧劲,不仅是“侨资回流”铺就的幸福路,更是“农业升级”结出的甜果实。

糖渍萝卜的甜,是土地对耕耘者的馈赠,亦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印记。从粗陶罐里的家常味,到远销海外的“白美人”,那一口清脆鲜甜里,盛着侨乡的旧时光,酿着乡村振兴的喜悦,也晾晒着一个村庄甜甜的希望。

乡村名片 东华村

位于深沪镇西南。一直以来,华侨积极反哺家乡,捐资助力村中基础设施建设与慈善事业发展。村中拥有780亩省级标准农田示范片区,作为连续三年的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,入选2025年度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村培育对象、第三批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村。该村以“一村一品”萝卜产业为龙头,白萝卜、胡萝卜年产量六千多吨,“老华”牌糖渍萝卜远销日本。

扫描二维码阅读征文作品